

为了核污染水排海，日本“示好”太平洋岛国

记者 赵世峰

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春夏期间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这一决定不仅遭到日本民众反对，也引起周边邻国和太平洋岛国等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和质疑。为了拉拢说服太平洋岛国，日本近期频频向该地区国家“示好”。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丘马科夫2月1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对日本计划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表示担忧，称日方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未与邻国磋商。韩国外交部则敦促日方以安全且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标准的方式处理核污染水。

太平洋岛国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顾虑尤深，认为在相关各方未能确认排放方案的安全性之前，日本不应实施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太平洋岛国论坛”特别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月24日在斐济闭幕，即将离任的论坛轮值主席斐济总理兰布卡发表声明说，论坛各国领导人重申，日本应以科学及数据来指导其核污染水排海的决定。

“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认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并不是日本国内事

务，而是影响到包括南太平洋岛国在内的世界性重要事件。此前，论坛秘书长普纳曾表示：“我们坚信在各方确认安全之前，不应排放。”

“太平洋岛国论坛”成立于1971年，是该地区重要的区域政治与经济组织。普纳认为，日方表示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排放这些核污染水，这会“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不能等到数十年后再弄清这件事对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有多大。

太平洋岛国生态脆弱，经济依赖海洋渔业，历史上曾因西方国家的核试验而饱受核辐射污染恶果，对核污染问题高度敏感。全球一半的金枪鱼产自太平洋岛国海域，排入海洋的放射性物质会随洋流和潮汐扩散，对太平洋岛国经济依赖的渔业产生致命影响。

韩国海洋科学技术院和韩国原子能研究院所属研究团队2月16日发布“福岛核污水排海污染模拟试验”结果，显示如果日本从3月起将核污染水排海，10年后韩国海域的放射性物质氚的浓度将上升，涨幅为目前水平的十万分之一。

该研究团队假设日本从今年3月至2033年3月每年最多向海洋排放22万亿贝克勒尔的含氚核污染水，粒子追踪模型

测算结果显示，排入福岛海域的氚将在10年后扩散到整个北太平洋。该研究尚未涉及放射性物质流入韩国海域后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马林博格-乌伊表示，亚洲水体之间联系紧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如果到达附近地区，将影响附近海洋以及沿海环境和居民健康。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科学家比塞勒说，“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一个专家小组正在敦促日本政府重新考虑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理由是这一计划没有数据支持，需要更多信息。他说，放射性物质会随海流和潮汐扩散，存在污染鱼类的风险。

气候变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已经给全球岛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一旦大量核污染水排海导致海洋生态灾难，造成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将对整个太平洋地区造成沉重打击。

2月，日本政府加强了与太平洋岛国的互动。2月2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与太平洋岛国密克ronesia联邦总统帕努埃洛举行会谈。2月7日，岸田与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总理布朗举行会谈。岸

田介绍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承诺不会采取危及太平洋岛国人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排海形式。库克群岛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下一任主席国。2月8日，日本外相林芳正与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外交与贸易部长卡布阿举行会谈，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寻求理解。马绍尔群岛经历过美欧国家的核试验，十分担忧放射性污染。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动意在减少太平洋岛国对其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反对，为“春夏之际”开始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做准备。

东京电力公司去年8月全面启动核污染水排放设备工程，首先实施的是隧道挖掘工程。截至去年底，约1公里的隧道已完成八成左右。由于需要建设排放口周边工程，隧道挖掘已暂停，重启挖掘的时间将在今年4月前后。在此期间，将对海底隧道出口处的混凝土制沉箱周边进行加固作业。这部分工程预计耗时4个月，但根据天气和海浪状况也可能推迟。重启隧道挖掘工程后，剩下的约200米将用2至3个月时间完成。因此，日本政府“春夏之际”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有可能推迟至夏季以后。

匆忙访问中亚，布林肯挖俄罗斯墙脚

记者 赵恩霆

2月28日至3月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哈萨克斯坦，与中亚五国外长举行“C5+1”会谈，这是他第二次出席这一会谈机制，也是第一次线下与会，去年3月“C5+1”曾举行线上外长会。同时，布林肯也是拜登政府首位到访中亚的内阁高官。

除了出席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中亚五国与美国外长会，布林肯还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举行会谈。尽管双边和多边会晤不少，但美方给中亚五国留出的时间却不多，因而布林肯此行显得极为匆忙。

其实，布林肯结束中亚之行后，于3月1日抵达印度，出席2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才是他的重头戏。这样看来，访问中亚只是布林肯顺道而为。然而，此访时机却很微妙——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刚过，而中亚五国与俄罗斯、乌克兰的关系又很特殊。

中亚五国与乌克兰一样，都曾是苏联的一部分，并且与俄罗斯拥有着特殊的传统友谊。俄乌冲突爆发一年来，尽管

美西方不断施压，但中亚国家保持了客观中立的立场。

长期以来，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保持着强大影响力。2003年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彼时美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美国得以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设立军事基地，以便为驻阿美军行动提供支持，但这两国已分别在2005年、2014年关闭了基地。

后来美国在中亚地区策动所谓“颜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局陷入周期性动荡。2021年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军前，曾有意将美军转移到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以维持本地区的影响力，但遭到相关国家拒绝。

尽管这些年来美国势力在中亚的存在几经波折，但美方始终没有放弃挖墙脚。近些年来，一些中亚国家陆续完成了政权更迭，随着新一代领导人走上前台，美国又嗅到了“重返中亚”的机会。

过去一年来，中亚国家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保持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

卡耶夫一方面重申哈俄伙伴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曾当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面表示不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独立”。

去年年中，俄方曾叫停哈萨克斯坦经由里海输油管线、借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出口原油，一度引发两国龃龉。2月27日，哈萨克斯坦总理斯迈洛夫签署命令，关闭哈萨克斯坦驻俄贸易代表处，其职能将由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接手。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不会关闭俄罗斯驻哈贸易代表处。

尽管如此，俄哈关系、俄与中亚国家关系依然牢固，美国再来挖墙脚没那么容易。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之间，在政治上有独联体框架下的合作，经济上有欧亚经济联盟作为纽带，军事和安全领域则有集安组织机制下的协调。相比相隔甚远的美国，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各领域往来更加密切。

围绕俄乌冲突，布林肯在哈萨克斯坦期间对中亚喊话，呼吁地区国家对俄罗斯说“不”，但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

长特列乌别尔季回应称，哈萨克斯坦不会允许利用其领土逃避制裁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面临或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任何威胁或风险。而且，他还着重强调了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在上述三大多边框架下的“联盟”关系。

拜登政府上台后一直盯着中亚。去年3月，“C5+1”举行外长视频会谈；去年5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访问中亚，启动中亚经济可持续发展倡议；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布林肯与中亚国家外长在纽约举行会谈；去年11月，唐纳德·卢第二次访问中亚。

在2015年启动的“C5+1”机制下，美国愈发重视中亚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作用，但仅靠国务卿一两次行色匆匆的访问，抛出数千万美元的支票，恐怕太没“诚意”，难怪俄罗斯对此表现得挺淡定。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月28日表示，包括一些中亚国家在内，独联体成员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而且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有自己的互动模式。

(上接A16版)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台报道，拜登政府先前拒绝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宣布这起脱轨事故为灾害，理由是“飓风或龙卷风”等法定自然灾害宣布条件。当地居民则一直呼吁联邦政府出资援助。拜登2月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也把责任推给诺福克南方公司，称“理应”由涉事企业善后。

拜登2月24日说，他打算亲自视察事故现场。美国交通部长布蒂格格则在遭受共和党人持续“炮轰”后，在2月23日现身事故现场，当时距离事发已近三周。共和党方面批评拜登迟迟不到当地视察，却突访乌克兰并宣布追加大笔军事援助，视外交事务优先于国内问题。

共和党籍前总统特朗普2月22日在东巴勒斯坦镇痛批拜登政府“冷漠”“背叛”。东巴

勒斯坦镇所在的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县是共和党人的“主场”。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在该县的得票率为72%，而拜登仅赢得27%的选票。但民主党则强调，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时期推出铁路安全监管措施，但被特朗普政府取消了。白官2月22日发表声明，喊话共和党人“停止破坏铁路安全”。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按照美国“政治事实”网站的说法，奥巴马2015年曾要求部分列车2023年前加装自动制动系统，即便特朗普2018年没有撤销这条规则，也可能无助于避免“毒列车”事故发生，因为涉事列车根本没标注运载高度危险品，因而不受该规则约束。

不到两天一起事故

英国《卫报》2月25日援引美国政府问

责局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报道，美国有将近1.2万处设施存放的“极危险化学品”数量，达到一旦发生泄漏事故会危害人员和环境的水平，涉及炼油厂、化学品制造厂、化肥厂等设施。美国环保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3年，上述设施发生超过1650起泄漏事故，平均每年发生约160起；2014年至2020年发生超过775起泄漏事故。

非营利机构美国防止化学灾害联盟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18日，美国今年已发生近40起化学品泄漏安全事故，平均不到两天就发生一起。该机构2020年4月以来记录到至少475起化学品泄漏事故，其中去年记录到188起，比2021年增加11起。这些事故的严重程度不尽相同，但均对居民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

去年9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资源回收设施发生腐蚀性物质溢出事故，造成9

人中毒就医，300人疏散；去年10月，路易斯安那州一家石油化工企业发生化学品爆炸事故，附近居民被疏散；去年11月，堪萨斯州一家酒厂发生化学品泄漏事故，导致100多名居民因呼吸系统出现问题就医，学校关闭；去年12月，堪萨斯州北部一根输油管道破裂，200多万升原油流到附近地面和河道中，至今仍有数百名工人在清理污染，治污费用近5亿美元。

据美国防止化学灾害联盟统计，包括此次“毒列车”脱轨事故在内，美国近两年半时间里发生10起与铁路相关的化学品泄漏事故。曾在美国环保局负责化学品安全事务的斯塔尼斯劳斯基说，美国有约2亿人经常面临遇到化学品泄漏事故的风险。“毒列车”脱轨事故发生后，美国国会49名议员呼吁美国环保局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的监管。

(资料来源：新华社)